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語林卷二十七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李敦源

謄錄監生臣陸肇修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二十七

明 何良俊 撰

排調第二十七

詩美衛武公善謔即孔子於子游亦有牛刀之戲蓋弛
張委蛇先哲之盛事也下至衰世之君所為失德累數
諫而不從者優伶之徒往往以一言悟主易於轉圜若
優孟優旃黃幡綽敬新磨之類是也太史公稱談言微
中亦可以解紛則排調亦何可少哉然稍過甚則亦多

為厲階故世稱君子雅諠以不虐為善此編所載庶幾近之

司馬建公

魏志曰司馬防字建公宣王之父

嘗舉曹公為北部尉後曹

公進爵為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語之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

魏太祖嘗因宴會嘲王景興

王朗已見

曰不能效君昔在會

稽折秬米飯也王仰而歎曰宜適難值太祖問云何王曰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

五官將

曹丕已見

既納袁熙妻孔文舉與曹公書曰武王伐

紂以妲己賜周公曹公以文舉博學真謂書傳所記後見文舉問之荅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

蘇文師拜侍中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

虎子是漉器云

時蘇同郡有吉茂者為冗散見蘇嘲之曰仕進

不止執虎子蘇笑曰我誠不能効汝蹇蹇驅鹿車馳也

張裕饒鬚鬚

蜀志曰張裕字南和蜀郡人明曉占候而天才過於周群

蜀先主在劉璋

坐嘗嘲之曰昔吾居涿郡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

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荅曰昔有作上黨涿長遷為涿令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涿則失涿署涿則失涿乃署曰涿涿君先主無鬢故裕以此嘲之

張奉使吳以姓名調闕澤澤不時荅

吳志曰闕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家

世農夫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筆札所寫既畢誦讀亦遍究覽羣籍由是顯名孫權以為尚書

吳錄曰虞翻稱澤曰關生矯傑蓋蜀之楊倅又曰關子儒術德行今之仲舒也

薛敬文

薛綜已見下

行酒因勸奉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勾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說君吳耶敬文應聲曰無

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舉坐大笑

孫權嘗燕見蜀使費禕逆勅羣臣使禕至伏食勿起禕

至權為輟食而諸人不起禕調之曰鳳凰來翔麒麟吐

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諸葛恪應聲荅曰爰植梧桐以

待鳳凰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費禕別傳

曰孫權每別置好酒以酌禕視其醉然後問以國事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條荅無所遺失

張君嗣在益州為雍闓縛送孫權蜀志曰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治公羊

春秋博涉史漢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武侯遣鄧芝使吳蜀志

曰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鄧禹之後避亂入蜀先
主用為廣漢太守後先主崩武侯恐孫權異計遣芝奉
使芝成好而還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
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正
未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袍鼓則戰
爭方始耳權笑曰君之誠欸乃爾耶權與亮書曰丁宏
揆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

令言次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流徙伏
匿權未之知故許芝遣裔裔臨發乃引見問裔曰蜀卓
氏寡女亡奔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裔曰愚以為卓
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

諸葛武侯出駐漢中以張君嗣領留府長史張嘗北詣

武侯諮事送者盈路車凡數百乘張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人皆稱其談啁流連之美

孫權大會將佐命諸葛元遜行酒次至張輔吳

張昭已見

前

張先有酒色不時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謂元遜曰卿但令張公辭屈乃當飲耳元遜即難張曰昔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前何謂不養老也張卒無辭遂為盡爵

曾有白頭鳥集吳殿前孫權問羣臣曰此何鳥也諸葛
元遜對云此名為白頭翁張輔吳自以坐中最老疑元
遜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
使恪復求白頭母元遜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
吳復求鸚父張不能答一坐大笑

諸葛子瑜面長似驢孫權嘗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
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時元遜在坐跪請筆益兩字
權聽與筆元遜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權命以驢與

元遜

鍾毓兄弟穎悟絕人每有嘲戲未嘗因躓毓嘗語會聞
安陸能作調試共視之乃盛飾共載行至西門一女子
笑曰車中央殊高二鍾都不覺車後一門生云向已被
嘲鍾愕然門生曰中央高者兩頭羝二鍾多髯故以為
戲

州泰為司馬宣王所知泰屢在艱中宣王留缺待之至
三十六日擢為新城太守宣王為泰會使尚書鍾元常

調泰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
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

采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又何遲也衆賓咸悅

魏志曰
州泰南

陽人好立功名 世語曰初荊州刺史裴潛以泰為從
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王由此為宣王所知及

征孟達泰又
導軍遂辟泰

庾純與賈充志趣不同

二人並
已見

一日賈宴朝士而庾後

至賈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忽在後庾曰且有小市井
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庾之先嘗有伍伯賈之先有市

魁因以相譏

劉道真嘗與一人共索枰草中食見一嫗將兩兒過並

青衣劉調之曰青羊將兩羔嫗荅曰兩豬共一槽

晉百官名

曰劉寶字道真高平人

劉道真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採柶劉調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利杼而採柶嫗荅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

鍾雅語祖士言我汝潁之士利如錐卿燕趙之士鈍如

槌祖曰以我鈍槌打爾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不可得打
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槌

王仲祖好飲茶賓至輒命飲之士大夫皆患其如此每
欲往候必曰今日有水厄

瑯琊有一諸葛面病鼠瘻劉真長見之歎曰鼠乃復窟
穴人面耶

劉尹見桓公每嬉戲必取勝一日謂桓曰卿乃爾好利
何不焦頭

刁彞於桓公坐

晉書曰刁彞字大倫渤海饒安人刁協之子

朝韓博曰君是

韓盧後博誤應曰卿是韓盧後桓公笑曰刁以卿姓韓

故相問耳他自姓刁那得復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

思耳短尾者則為刁也桓公大悅一坐歎以為佳

崔鴻十三

國春秋前涼錄曰苻堅復有兼并之規天錫大懼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於晉又與桓溫書尅期大舉

范武子嘗患目痛

晉中興書曰范甯字武子慎陽縣人博學通覽累遷中書郎豫章太守

就張處度求方

晉東宮官名曰張湛字處度高平人張氏譜曰湛祖疑正員郎父曠鎮軍司

馬湛仕至中書郎

處度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

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沖凡此諸賢並有目疾相傳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爇以神火下以氣篴蘊於胷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習鑿齒以脚病廢居里巷符堅滅樊鄧素聞鑿齒名與釋道安並致焉與語大悅以其蹇疾裁堪半丁堅與諸

鎮書曰晉氏平吳利在二俊今破漢南得士一人半耳
有人詣謝公別謝公流涕此人不了悲既去左右曰向
客殊自密雲謝公曰非徒密雲乃自旱雷耳

謝敷隱居會稽山初月犯少微星少微一名處士星識
者以隱士當之時吳國戴逵名重於敷時人憂之俄而
敷死故會稽士人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

得

檀道鸞續晉陽秋曰謝敷字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
入太平山十餘年以長齋供養為業招引同事化納

不倦以母老還若耶中內史
邨惜表薦之徵博士不就

顧愷之見謝萬因論神仙顧問云仙者之乘或羊或鹿使君當乘何物耶謝曰居家者遇物斯乘卿輩即轅中客也

謝康樂父瑛生而不慧為秘書郎早亡康樂小時便文藻豔逸祖車騎甚奇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瑛瑛那得不生靈運

何尚之與顏延年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嘗謂延年為猿延年目尚之為猴一日同遊太子西池延年問

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此人指尚之為似延年喜笑此
路人曰彼似猴君乃是真猴

范蔚宗

范曄已見

臨刑時妓妾來別蔚宗悲涕流漣謝綜時

亦同刑

宋書曰外甥謝綜為曄所知

顧謂蔚宗曰舅殊不同夏侯色

先是曄在獄作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
前期誰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來緣懂無識好醜其一
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辨首陽側雖無嵇生琴
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于此路行復即故綜以譏曄
沈約宋書曰曄意入獄便死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曄
更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唐事或當長繫曄聞驚喜
綜熙先笑曰詹事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為一
世之雄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今賜以性命人臣

圖主何顏可以生存擘謂獄將曰惜哉種如此人將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擘曰大將言是也

范蔚宗撰和香方其序云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沉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捺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及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此序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沉實易和以自

况也

宋太祖嘗面許張思光

融

為司徒長史敕竟不下張乘

一馬甚瘦太祖見之問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張曰日給粟一石上曰食粟不少何瘦如此張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即除司徒長史

王延之

已見

阮韜俱是劉湛

已見

外甥並有早譽劉甚

愛之嘗曰韜後當為第一延之其次也延之甚不平後為江州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祖聞之與延之

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耶

南史曰阮韜字長明

陳留人晉光祿大夫裕玄孫也為南兗州別駕江夏王求資費錢韜曰此朝廷物也執不與

張思光既免官為詩與何徵士

何求已見

有高尚之言何荅

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思光久病之及何後婚孔氏女思光始為詩贈何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遘荒淫何亦病之而無以釋也

謝吏部

謝朓已見

初告王敬則反狀

蕭子顯齊書曰王敬則晉陵南沙人母為女巫

生敬則而胞衣紫色謂人曰此兒有鼓角相敬則兩腕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獅子二十善拍張明帝即

位為直閣將軍進
大司馬以事伏誅
謝妻是敬則女常懷刀欲報謝不

敢相見及為吏部郎謝自叙謙挹沈昭略謂之曰卿人

地之美無愧此職但恨今日刑于寡妻

南史曰眺臨刑歎曰天道其不

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

齊書曰沈昭

畧字茂隆吳興武康人祖慶之太尉父文振侍中昭畧

性狂雋不事公卿昇平末為相國西曹掾齊高帝謂王
儉曰南士中有沈昭畧何職處之儉以擬前將軍尋為

中書郎遷侍中永元中與叔文

季俱召入華林省賜藥酒卒

江柘及弟祀

南史曰江柘字宏業濟陽考城人姑為齊高帝兄始建王妃生明帝柘少為明帝所

親思如兄弟明帝入纂拜寧朔將軍官中書令弟祀字
景昌位晉安王鎮北長史明帝崩柘受遺輔政以謀廢

東昏兄弟同日見殺

與劉渢劉晏

南史曰劉渢字處和南陽人為始安王暹光諮議暹光敗與弟

謙俱見殺

俱候謝玄暉玄暉戲之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

齊太祖嘗置酒為樂清河崔思祖侍宴謂沈侍中

沈文季已

見

曰羹膾為南北所推沈荅曰羹膾乃吳食非卿所知

思祖曰魚鼈膾鯉似非勾吳之詩沈曰千里蓴羹豈關

魯衛之事帝稱美曰蓴羹頗須歸沈

南史曰崔思祖字敬元清河東武城

人崔琰七世孫少有志氣好讀書齊高帝在淮陰祖思聞風自結為上輔國主簿叅預謀議齊朝建官青冀二

州刺史

王儉與王敬則同拜三公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梁武朝盛於佛教朝賢多啟求受戒江休映精信因果

而高祖未知

梁書曰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祖齊之亦金部郎父柔之齊倉部郎革早有才思

六歲便屬文仕至光祿大夫

謂江不奉佛乃賜江覺意詩五百字云

惟當勤精進自強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江革并及諸貴游又手敕云世間果報不可不信

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耶江因啟乞受菩薩戒

南史曰革在彭

城南下為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元延明聞革才名厚
加接待革稱脚疾不拜延明將害之見革辭色嚴正更
加敬重時祖暉同被拘執延明使暉作歌罷漏刻銘革
唾暉曰卿荷國厚恩乃為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又令
革作文八寺碑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將加
箠朴革厲色曰江革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
為幸誓不為人執筆
延明知不可屈乃止

朱异遍治五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筭皆其所

長年二十詣都沈尚書約戲語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

逡巡未達其旨約曰天下唯有文義棋書卿一時將去

那得云廉

朱异已見

殷孚

沈約宋書曰孚殷淳子有父風大明末為尚書吏部郎

與何勗嘗共食

勗是何無

子忌

孚美盡勗曰益殷尊美孚答曰何無忌諱

謝鳳子名超宗謝莊子名肱宋明帝敕二人由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肱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

王僧虔子慈謝鳳子超宗

並已見

並年少戲狎慈方學書

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猶雞之比鳳謝莊子淪劉劭子俊嘗同飲俊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

飲瀟曰苟得其人自可流酒千日

何承天為著作時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潁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為奶母何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何

言奶母耶

南史曰何承天東海郟人母徐廣姊聰明博學故承天幼漸訓義博見古今為一時所重

除著作佐郎

陸澄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終不能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

到舍人

梁書曰到鏡字圓照到溉子五歲口授為詩婉有詞致位太子舍人作七悟文甚美子蓋

小時聰慧

南史曰到鏡子蓋早聰慧任尚書殿中郎

嘗從高祖幸京口登北

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覽以示其祖溉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溉連珠曰研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

初梁武帝與任昉相遇於竟陵王西邸從容語昉曰我登三事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以帝善騎故也後帝既登大位與昉語次因

及此語昉仰謝曰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於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

釋寶淵廣寫義疏貴市王征南書緘封一麓有意西歸

同寺慧濟謔之曰昔謝氏青箱不至不得作文章今卿

白麓未來判無講理淵曰殊不然此乃打狗杖耳

釋道宣續

高僧傳曰釋寶淵本姓陳巴西閬中人年二十三於成都出家居羅天宮寺酷好蒲撲使酒挾氣師僧曼曉喻近以為警因爾改塗復從智藏採摭先業自建講道

劉諒為湘東王所善

梁元帝始封湘東王

湘東一目眇一日與諒

共遊江濱歎秋望之美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

湘東以為刺已因語諒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耶由此

嫌之

南史曰諒字求信彭城人祖繪大司馬從事中郎父孝綽秘書監諒少好學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

時號皮

裏晉書

魏伯起昔在京洛輕薄尤甚時為之語曰魏叔驚蛺蝶

後文襄遊東山令諸臣宴文襄曰魏叔恃才卿輩適須

出其短徃復數番伯起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楊

從容言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

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蚨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

魏佛助與邢子才意趣不協更相詆毀魏每議陋邢文

邢云江南任昉文體本踈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魏

聞乃曰伊嘗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

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二

公意問祖僕射祖曰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

魏收邢邵已見

北齊書曰祖瑩字孝徵神情機警詞

藻道逸性踈率不能廉慎起家秘書郎顏之推字介珩

邢臨沂人祖見遠父協並以義烈稱之推博覽書史辭
情典麗為相東王右常侍好酒任縱不修邊幅時論少

之

祖孝徵所乘老馬自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姦通每人

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祖早狎嘗於衆中嘲祖曰卿珽

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十歲猶號騮駒一妻耳順尚稱娘

子于時喧然傳之

北史曰裴讓之字士禮河東聞喜人少好學有文情清明俊辯早得聲譽

對策高第歷屯田郎中兼散

騎常侍聘梁文宣時賜死

王沙彌晞嘗詣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

忽有相王使至召王不時至明日在丞相西閣祭酒盧

思道謂王曰昨被召已朱顏得不以魚鳥致怪王緩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魚鳥而已

徐之才聰辯強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公私會聚多相嘲戲常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誑近犬則狂加頸足而為馬施角尾而為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徐即荅云卿姓在亡為虐在丘為墟生男則為虜配馬則為驢又嘗與朝士出遊遙望羣犬競

走諸人試令目之徐應聲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逐
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徂

阮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愛重常於室
內置酒十瓶瓶大一斛上皆加帽欲以戲孚孚適入室
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為入王家匡坐相對
宜早還宅因持酒去周文帝憮然大笑

齊世有席毘嗤鄙文學嘲劉逖曰君文如朝菌須臾之
覩豈比吾千丈松常有風霜劉荅云既有寒木又發春

花可乎席不能屈

席毘未詳 三國典畧曰劉遜字子長彭城叢亭里人漢楚王後也少好

弋獵後倦於羈旅發憤自勵專精讀書晉陽都會之所
霸朝人士咸務宴集逃卷不離手遇有文籍所未見者
則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亦留心文藻頗工詩詠齊天保初行定陶縣令

王肅好魚已見在北時彭城王勰嘗戲之曰卿不重齊

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王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好彭
城復謂曰卿明日顧我為卿設邾莒之餐亦有酪奴北
人因號茗飲為酪奴

孫彥舉以文才著稱然學淺行薄邢邵嘗謂之曰卿更

須讀書孫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

北史曰孫
奪字彥舉

樂安人少勵志勤學孫騰薦之齊神武會神武西征命
李義深李士畧作檄文皆辭請以奪代神武引奪入帳
自為吹火催促之奪神色安然援筆立
就其文甚美神武大悅署相府主簿

李庶生而天闊崔謚調之曰教弟種鬚法以錐遍刺作

孔挿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迴施貴族藝眉有效然後

樹鬚世傳謚門有惡疾以呼沱為墓田故庶言及之

崔
鴻

十三國春秋曰李庶黎陽人魏大司農諧之子以清才
每接梁使徐陵謂其徒曰江北有李庶可語耳庶無鬚

髯人謂
天闊

宗如周面狹長蕭譽戲之曰卿何為謗經如周曰身自

來不謗經蔡大寶曰卿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經

爾蓋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乃悟

後梁書曰蔡大

寶字敬仁嘗以書千僕射徐勉勉大賞異令與其子遊處所有墳籍盡以給之遂博覽羣書學無不綜

柳機

北史曰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偉容儀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引為記室

柳昂

北史

曰柳昂字千里河東解人幼聰穎有器識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為內史中大夫當途用事百寮皆出其下

在

周朝俱歷要任至隋文帝受禪並為外職時楊素方用

事因文帝賜宴素戲語機云二柳俱摧機應聲荅曰不

若孤楊獨聳

侯白好俳謔一日楊素與牛弘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

矣素曰以我為牛羊下來耶

麥鐵杖

隋書曰麥鐵杖始興人少有勇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踈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立功隋朝

仕至開府儀同三司

因朝集考功郎竇威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

曰麥豆不殊那忽致怪

隋書曰蘇威字無畏武功人蘇則之後少有至性隋文帝為丞

相高頰屢言其賢與語大悅居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適歸田里高頰請追之帝曰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

少保兼納言

庾信自建康遁歸江陵湘東王因賜妾徐氏妾與信弟
揆私通揆欲求之無致言者信庭前有一蒼鷺乃繫書
于鷺頸信視之遂題紙尾曰畜生乞汝

歐陽詢形狀猥陋長孫無忌嘗嘲之曰聳膊成山字埋
肩畏出頭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索頭連
背暖漫褰畏肚寒祇緣心渾渾所以面團團太宗笑曰
詢殊不畏皇后耶

武懿宗形狀短陋嘗統兵禦西戎畏懦而遜張元一朝

之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高蹕去賊七百里隈牆獨自
戰忽然逢著賊騎豬向南趨則天未曉曰懿宗無馬耶
元一曰騎豬夾豕也則天大笑

劉昫唐書曰武懿宗則天伯父士逸之孫張元

一武后時左司

郎中善滑稽

張易之與弟昌宗為奉宸令引詞人為供奉時有言昌
宗是王子晉後身令被羽衣吹簫乘木鶴奏樂於庭崔
融賦詩為絕唱有昔偶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
是藏史姓名非之句後與蘇味道相誚云某詩所以不

及相公無銀花合也

味道詠上元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故崔以為戲

味道

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丁

王勃與二弟助劫皆以文著後福峙幼子勸又有文名
福峙嘗以詫韓思彥思彥曰昔武子有馬癖君復有譽
兒癖王家癖何多耶

婁師德好諧謔則天朝大禁屠殺師德因使至陝庖人
進肉師德曰何得有此庖人曰豺咬殺羊師德曰豺大
解事又進鱠復問何得有此庖人曰豺咬殺魚師德大

叱之曰智短漢何不道是獺遂不食

許敬宗嘗奏流其子昂於南及敬宗死博士袁思古議
諡為謬昂子彥伯於衆中將擊之袁曰今為賢家君報
讐何忽見怒彥伯慙而止

宋濟老於詞塲舉止可笑嘗試賦誤落官韻濟撫膺曰
宋五坦率矣此聲大傳後禮部上甲乙名明皇先問曰
宋五坦率不

盧相邁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笑

而荅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何堪

劉昫唐書曰盧邁字子元范陽人以

孝友謹厚稱貞元中以給事中平章事大政決於陸贄公謹身中立守文奉法而已

喬琳好談諧朱泚僭逆琳掌賊中吏部選人前白曰所注某官不穩便琳荅曰足下謂此選竟穩便乎

楊汝士以尚書出鎮東川白樂天是尚書妹婿時以太子少傅分洛樂天戲代內子作詩賀兄嫂曰劉綱與婦

共登仙弄玉隨夫亦上天何似沙哥

汝士小字沙哥

領崔嫂碧

油幢引向東川又曰金花銀碗饒兄用罨畫羅裙任嫂

裁嫁得黔婁為妹婿可能空寄蜀茶來

白傅就裴晉公乞馬裴贈以一馬戲為詩曰君若有心
求逸足我還留意在明珠蓋用愛妾換馬事白即荅云
安石風流無奈何欲將赤驥換青娥不辭使送東山去
臨老無人與唱歌

白樂天求箏於牛竒章竒章贈詩曰但愁封寄去魔物
或驚禪樂天云會教魔女弄不動是禪心樂天嘗言思
黯自誇前後服鍾乳三千兩而歌舞之妓甚多乃謔予

衰老故答思黯詩云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妒他心似火欺我鬢如霜慰老資歌笑銷愁仰酒漿眼看狂不得狂得且須狂竒章又有詩云不是道公狂不得恨公逢我不教狂

張祜初未識白公白刺蘇州時祜來謁纔見白即語曰久欽藉嘗記得君有款頭詩祜愕然請其故白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非款頭何耶張頓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嘗記得舍人有目連變白曰何也祜

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變耶遂
與歡宴竟日

徐晦嗜酒沈傳師善餐楊嗣復戲語云徐家肺沈家脾
真安穩耶

姚峴善滑稽遇機即發姚僕射南仲廉察陝郊峴嘗候
見僕射延之中堂未及語忽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僕射
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客將左右皆稱不知
又問峴峴初猶俯首頃之自不可忍斂手言曰恐是李

趨兒僕射久方悟而大笑

姚巖傑

撫言曰姚巖傑梁國公元崇之孫少聰悟絕倫弱冠博通典籍慕班固司馬遷為文時稱大儒

與盧肇會於江亭

撫言曰盧肇字子發為歙州牧

肇改令欲目前取象

一聯即發令曰遠望漁舟不閤尺八

尺八樂器名爾雅釋樂不載唐逸

史曰開元末一僧往終南四寺中一老僧令於空房內取尺八來乃玉也謂曰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者也汝回可將此付汝主僧歸進於玄宗特攻吹之苑是先所御者孫夷中仙隱傳曰房介然專吹竹笛名尺八

姚遽飲酒一罷凭欄嘔噦須臾即席還令曰凭

欄一吐已覺空喉

方千姿態山野且免缺性好凌侮人有龍邱李主簿偶
一見千遂同杯酌李目有翳千改令譏之曰措大喫酒
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李

答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只見半臂著襌不

見口唇開跨一坐大笑

孫郤元英先生傳曰先生新安人字雄飛廣明間為律詩江南

未有及者謁錢塘守姚合合視其貌陋初甚侮之覽卷駭目變容而嘆先生一舉不得志遂遊於會稽與鄭仁規李頻陶詳為三友

唐僖宗頗工衆藝於音律蒲博蹴踘鬪雞無不精妙尤

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
狀元野猪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
放

湖南馬希聲聞梁太祖嗜食雞慕之殺五十雞為膳居
其父武穆王喪發引之夕頓食雞臙數盤吏部侍郎潘
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

周世宗時陶尚書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以奉盃匜
及旦以書謝有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

妖姿自至月滿鴻溝舉朝不能會其辭熙載因召家妓

訊之云是夕忽當浣濯

東都事畧曰陶穀字秀實邠州新平人有俊才起家為校書郎

在周為翰林學士宋興歷禮刑戶部三尚書遷承旨博記美詞翰滑稽好大言佛老之書陰陽之學亦能詳究

乾德初郊法物

制度多穀所定

陶尚書小字鐵牛李濤嘗戲之曰每至海源即思靈德

陶穀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蝻蚘詢其族類忠懿命

自蝻蚘至蜚蚘凡取十餘種以進穀曰真所謂一蠊不

如一蠊宴將畢或進葫蘆羹相勸穀下箸忠懿笑曰先

王時庖人善為此羹今依樣饌來者殺一語不荅

楊大年方與客棋石中立自外至戲云止於坐隅貌甚
閑暇石荅云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楊大年嘗於丁晉公席上舉令云有酒如線遇斟則見
公荅曰有餅如月因食則缺

楊文公嘗戒門人為文宜避俗語既而公自作表云伏
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公
笑易之

丁晉公在秘閣日凝寒近火常以鐵箸於灰燼間書畫
同舍伺公暫起燒火箸使熱公至為箸所熨曰昨宵通
曉不寐為四鄰絃箏喧呼所聒同舍曰是必嫁娶之家
也公曰非是時平歲稔小人輩共樂其父母祖先耳

丁晉公自崖州還坐客論天下州郡何地最雄盛公曰
唯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荅曰宰相只作彼州司戶
叅軍他州何可及

石中立喜滑稽天禧中為員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於

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石率同列往觀或曰吾輩忝與
郎曹反不及一獸石曰汝何不知分彼乃苑中獅子吾

曹員外郎耳安可並耶

魏泰東軒筆錄曰石叅政中立
事太宗為館職至真宗末年猶

為學

士

盛度體豐肥一日自前殿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
見即欲趨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石學士中

立見其喘甚問之盛告其故石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

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為牛

王宣徽

拱辰

於洛中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

朝天閣時司馬公亦在洛於私第穿地丈餘作壤室邵
康節見富鄭公公問洛中新事邵云近有一巢居一穴
處者富為大笑

趙閱道

非

罷政閒居每見僧至接之甚有禮一日有士

人以書贄見公讀之正色謝去後再往閣人不為通士
人謂閣者曰叅政便直得如此敬重和尚閣者曰尋常
僧來相見亦只是平平人相公道只是重袈裟士人笑

曰我這領襖衫直是不直錢閻者曰也半看佛面士人曰便那輟不得些少來看孔夫子面人傳以為笑

孫巨源從劉貢父乞墨吏送達孫莘老中丞巨源以未得讓劉劉曰已嘗送君矣後知是莘老誤留以其皆孫姓而同為館職吏輩莫能別劉曰何不取其髯為別吏曰皆髯而莫能別劉曰既是皆髯何不以身之大小為別於是館中以孫莘老為大髯孫學士巨源為小髯孫學士

沈存中括為內翰劉貢父與從官數人同訪之始下馬
典謁者報云內翰方就浴可少待貢父語同行曰存中
死矣待之何益眾驚問其故貢父曰孟子云死矣盆成
括眾悟其為戲

劉貢父初入館乘一騾馬而出或言此豈公所乘亦不
慮趨朝之際有從羣者或致奔蹠之患耶貢父曰吾將
處之也或問何以處之曰吾令市青布作小檐繫之馬
後耳或曰此更詭異也貢父曰我初幸館閣之除俸入

儉薄不給桂玉之用因就廉直取此馬以代步不意諸君子督過之深姑為此以揜言者之口耳

王觀恃才放誕陸子履慎默於事無所可否觀嘗以方直少之然二人極相善觀嘗寢疾子履往候之觀以方帽包裹坐複帳中子履笑曰體中小不佳何至是所謂王三惜命也觀厲聲曰王三惜命何如六四括囊聞者莫不大笑

馬默為臺官嘗彈奏劉貢父輕薄不當置在文館劉曰

既云馬默豈合驢鳴

宋史曰馬默字處厚單州成武人家貧徒步從石介學諸生時以百

數一旦出其上將歸石語諸生曰馬君他日必為名臣宜送之山下累官賢文閣待制知徐州紹聖時坐附司馬光落待

制致仕

劉貢父性滑稽喜嘲諢與王汾同在館中汾病口吃貢

父為之贊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未聞雄名只有艾氣

王汾嘗嘲劉攽云常朝多喚子蓋常朝知班吏多多云班

班謂之喚班攽應聲云寒食每呼君

東都事畧曰王禹偁曾孫汾舉進士

甲科元祐中為工部侍郎寶

文閣待制入元祐黨籍云

治平初濮安懿王原寢皆用紅泥雜飾劉貢父謂王汾曰頃聞王墳賜緋得非子有銀章之命耶

王介甫為相大講天下水利劉貢父嘗造介甫值一客在坐獻策曰梁山泊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但未擇得利便之地貯其水耳介甫傾首沉思曰然安得所貯許水乎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為有策遽問之貢父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

王介甫多思而喜鑿說嘗與劉貢父共食王曰孔子不
撤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言薑食多損智道非明民將
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故不撤薑食所以愚之也介甫
欣然而笑久乃悟其為戲

劉貢父滑稽辯捷世推無對晚年雖得末疾乘機決發
亦不能忍一日擁爐於惠林僧寮語東坡曰吾之鄰人
有一子稍長使之代掌小解不逾歲誤質盜物資本耗
折殆盡其子引罪請曰某拙於運財以敗成業今請從

師讀書勉赴科舉其父大喜擇日具酒肴遣之既別且囑之曰吾老矣恃子以為窮年之養今子去我而游學儻或僥倖改門換戶固吾之大幸然切有一事不可不記或有交友與汝唱和須子細看莫更和却賊詩狼狽而歸蓋譏東坡前逮詔獄王晉卿周開祖之徒皆以和詩為累也

烏臺詩案曰公有與王詵往來詩賦及寄周郊諸詩二人皆以收蘇軾有譏諷文字不申

繳有司各治罪

貢父語始絕口東坡即曰某聞昔夫子自衛反

魯會有名夫子食者羣弟子相與語曰魯吾父母之邦

我曹久從夫子轍環四方今幸俱還鄉里伺夫子之出當共尋訪親舊因閱市肆衆欣然許之始過闌闌未及縱觀而稠人中望見夫子巍然而來惶懼相告由夏之徒奔蹕越逸無一留者獨顏子拘謹不能遽為闊步顧市中石塔似可隱蔽即屏伏其旁以俟夫子之過羣弟子因目之為避孔子塔蓋譏貢父風疾之劇以報之也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之說坡言

是一撮鹽一碟生蘿蔔一盃飯貢父大笑久之以簡招坡喫晶飯坡不復省憶謂人云貢父讀書多必有出處比至赴食見案上所設惟蘆服鹽飯而已始悟貢父以三白相戲援匕箸食之幾盡將上馬云明日可見過當具毳飯奉待貢甫雖知其為戲但不解毳飯所設何物迨往談論過半午不設食貢父饑甚索飯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坡荅如故貢父饑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蘆服也毛飯也毛非毳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

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坡始命進食抵暮乃去

王聖塗云

聖塗字
闕之

蘇子瞻文章議論獨出當世風格高

邁書畫亦精絕有得其真跡者重於珠玉雖才高一世而遇人溫厚有片善即與之傾盡城府論辯酬倡間以談謔謫居黃州日有陳處士携紙筆求書會客方鼓琴遂書曰或對一貴人彈琴者天陰聲不發貴人怪之曰豈絃慢耶對曰絃也不慢其清談善謔類如此

蘇子瞻與姜潛同坐姜字至之先舉令云坐中各要一

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問之曰子蘇子子瞻
應聲曰君亦藥名也君若非半夏定是厚朴姜請其故
曰非半夏厚朴何故曰姜制之

宋史隱逸傳曰姜潛字至之兗州奉符人從孫

復學春秋神宗時召對除陳留令以不散青苗錢移疾去

東坡鎮維揚幕下皆竒豪一日石塔長老遣侍者投牒
求解院東坡問長老欲何往對曰歸西湖舊廬東坡即
將僚佐同至石塔令擊鼓大衆聚觀袖中出疏使晁無
咎讀之其詞曰大士何曾出世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

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作無相住亦隨緣戒公長老
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然為東坡
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白槌渡口船迴依舊
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聲以文為戲一時咸
慕其風

東坡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
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問曰世傳端明已
歸道山今尚爾遊戲人間耶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回

反耳

黃魯直戲東坡曰昔右軍書為換鶯字近日韓宗儒性
饜饜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家換羊肉數斤可名公
書為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宗儒
繼作簡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
日斷屠

涪翁

黃庭堅
已見

嘗和東坡春菜詩云公如端為苦筍歸明

日春衫誠可脫坡得詩戲語坐客曰吾固不愛做官魯

直遂欲以苦筭硬差致仕聞者絕倒

劉道原

恕

日記萬言終身不忘壯輿

義仲道原子並已見

亦能記

五六千字壯輿之子所記才三千字晁以道戲壯輿曰更兩世當與我輩相似

呂嘉問

已見

提舉市易曾子宣

布

劾其違法曾反得罪

嘉問治事如故劉貢父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乎

嘉問字望之

司馬公涑水記聞曰曾布為三司使與呂嘉問爭市易事介甫主嘉問布坐左遷

蘇長公在維揚一日設客十餘人皆一時名士米元章

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為顛願

質之子瞻長公笑荅曰吾從衆

海岳遺事曰米元章嘗為書畫學博士後遷禮

部員外郎數遭白簡逐出一日以書抵蔡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艘於行間京哂焉時彈文正謂其顛而芾又歷告諸執政自謂久任中外並被大臣知過舉主累數十百皆用吏能為稱首一無有以顛蒙者世遂傳米老辨顛帖

元祐中米元章居京師被服怪異戴高簷帽不欲置從者之手恐為所沉既坐輜為頂盖所礙遂徹去露帽而坐一日出保康門遇晁以道以道大笑下輜握手問曰

晁四你道似甚底晁云我道你似鬼章二人撫掌絕倒
時西邊獲賊寨首領鬼章檻車入京故晁以為戲

滕甫有弟申狼暴無禮其母獨篤愛用是數凌侮其兄
而閭政多紊章子厚與甫舊狎一日語之曰公多類虞
舜然亦有不似者甫究其說子厚曰類者父頑母嚚象
傲不類者克諧以孝耳

宋名臣四科事實曰龍圖滕甫
臨大事毅然不計死生至於已

私則小心莊

秉惟恐有過

黃魯直劉莘老同在館中每庖人請食次魯直頗治珍

味劉北人性樸厚常云來日喫蒸餅鄉音頗質黃不樂其簡儉一日聚飲行令以三字離合成字一人云戊丁成皿盛或云王白珀石碧或云里予野土墅黃云禾女委鬼魏劉未荅黃遽云僕當奉代以來力教正整如何其聲大似蒸餅之語坐皆笑劉不樂

呂與叔言長安有安氏家藏唐明皇髑髏作紫金色其家事之甚謹因爾家富達遂為盛族後其家析居爭髑髏斧為數片

道學名臣言行錄曰呂大臨字與叔大鈞之弟學於橫渠橫渠卒乃東見二程元祐

中除正字范內翰薦
可為講官未用而卒

張文潛

張耒
已見

聞之即語曰明皇生

死為姓安人極惱合坐大笑時秦學士太虛方為賈御
史彈不當授館職文潛戲太虛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
今復爾也聞者以為佳謔

郭景初嘗夜出為醉人所誣

墨客揮犀曰郭壯字景初
泉州人少有才學而性甚

脫輕

太守召景初詰其狀景初笑曰諺所謂張公喫酒李

公醉太守怪其言不屈命取紙筆使作張公喫酒李公
醉賦郭操紙立就其略云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何

張公之飲酒乃李老之醉焉清河丈人方肆杯盤之樂隴西公子俄遭酩酊之愆太守見而大笑乃釋之

林瑀王涑同作直講林謂王曰何相見之濶也王曰遭此霖雨瑀云今後轉更踈濶王曰何故荅云逢此短晷蓋譏王之侏儒

陳繹好為敦朴之狀時謂熟熟顏回後熙寧中台州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庭試對策言事有痛哭太息執政惡而黜之繹時為翰林學士語於衆曰文仲狂躁真杜園

賈誼王平甫笑曰杜園賈誼可對熟熟顏回合坐大噱
李章赴鄰人小集主人素鄙會次章適坐其傍既進饌
主人前一魚特大於衆客者章即請於主人曰章與主
人俱蘇人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不知合在左邊者
是右邊者是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
章即引手取主人之魚示衆云領主人指揮今日左邊
之魚亦合從便移過右邊一座輟飯而笑終席乃已

明龔

之中吳紀聞曰李章

姑蘇人敏於戲調

元符中上巳日錫燕從臣命御新龍舟蔡元長忽墜于
金明池萬衆喧駭蔡得浮木憑出遂入次舍方一身淋
漓蔣穎叔之奇言公曰元長幸免瀟湘之役蔡大笑答
曰幾同洛浦之遊

許下人相傳章子厚當軸喜罵士人嘗對衆云今世士
人如人家婢子纔出外求食箇箇要作行首張天覺在
旁云如商英者莫做得一箇角妓否章笑久之遂遷職
子厚之孫章大方云不然天覺好詆諧先祖丞相曰豈

有禁從作是俳語好聞天覺應聲云某權某職且二年切告相公撻下權字丞相未幾乃落權字

吳元中在辟雍時試經義五篇盡用字說據援精博蔡京為進呈特免過省以為學字說之勸及作相請復春秋科反攻王氏徐擇之時為左相語人曰吳相此舉雖湯武不能過客不解擇之曰逆取而順守元中甚不能

平

宋史曰吳敏字元中真州人大觀二年辟雍私試蔡京愛其文薦充館職中書侍郎劉正夫以敏未嘗過

省不可京請御筆特召上殿除左司郎官金人犯順敏薦李綱同贊徽宗內禪遷知樞密院事

翟叅政汝文與蔡安世

靖陳應賢邦光

同在門下省安

世位汝文之上應賢坐其下每共談論二人交關之一

日辭屈汝文歎曰嗟乎遂厄於陳蔡之間

蔡條鐵圍山叢談曰翟叅

政公異字汝文有文名對人辭語華暢雖談笑歷歷皆可聽然不妄吐也政和間為給事中

宣和間追復蘇軾職名時衛仲達當行詞同列戲語曰

達可宜善為此詞蓋須焚黃耳聞者莫不大笑

洪水流慶錄曰

衛仲達初名上達字達可秀州華亭人大觀三年登進士第徽宗改今名為館職日上書諫脩三山石橋官至

吏部尚書

尤延之博洽工文與楊誠齋為金石交淳熙中誠齋為
秘書監延之為太常卿又同為青宮寮案二公皆善謔
延之一日言有一經句請秘監對曰楊氏為我誠齋應
聲曰尤物移人衆皆歎其敏確

楊誠齋嘗戲呼尤延之為蝥蟬延之呼誠齋為羊一日
食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繡腸亦為人所食誠齋笑
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世稱蠅類為
無腸公子一坐大笑

翟伯壽俊爽好奇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裝

張荃翁貴耳集曰翟

者年字伯壽公異參政之子能清言工篆及八分書

一日往見許彥周彥周鬢髻

著犢鼻禪躡高屐出迎伯壽愕然彥周徐曰吾晉裝也

公何怪

乾道中衆客赴郡宴爾日伎樂甚盛一年少勇於見色

甫就席中一客以服辭乃命撤樂勸酬次年少責此人

曰敗一席之歡者爾也真所謂不自殞滅禍延過客者

耶賓主為之闕堂

會稽有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喜賓客有姬
美豔能歌時出佐酒客有梁縣丞者頗黠因與之目成
後馬生歿梁捐金得之他日置酒觴客陳無損益之在
坐酒酣舉杯屬梁曰有儷語奉上梁諦聽之即琅然高
唱曰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室毋逝我
梁一坐大笑梁憮然不樂無幾病死

趙魏公

趙孟頫
已見

有一私印曰水晶宮道人周草窓以瑪

瑙寺行者對之

夏文彥圖繪寶鑑曰周密字
公謹號草窓歷山人居錢塘

魏公遂不

用此印後見草窓同郡崔進之藥肆縣一牌曰養生主藥室魏公以敢死軍醫人對之進之亦不復設此牌魏公語人曰我今日方為水晶宮吐氣

劉時中與文子方

矩

同過暢純父

暢師文已見

值其濯足暢

聞二人至輟洗迎笑而出曰佳客至正有佳味於卧內取四大桃置案上以二桃洗於濯足水中持啖二人子方與時中不食但以其置案上者人持一顆去曰公洗者其自享之無以二桃汙三士也乃大笑而出

張仲舉每以文自負常語人曰吾於文已化矣蓋吾未

嘗構思特任意屬筆而已

元史曰張翥字仲舉晉寧人少負才雋豪放不羈好蹴踘

喜音樂其父以為憂翥翻然曰大人勿憂今請易業乃閉門讀書受業於李存存江東大儒其學傳於陸九淵翥從之游道德性命之說多所研究留杭從仇遠學遠於詩最高翥盡得其音律之奧遂以詩文知名他

日學士實喇卜示以所為文請易數字仲舉苦思移時終不能就實喇卜曰先生於文豈猶未化耶何思之苦

也仲舉因相視大笑

陶九成輟耕錄曰文定王實喇卜字敬臣號山齋輝和爾人庚申帝之

也師

嘉興林叔大鑄為江浙行省掾貪墨鄙吝頗交名流以沽美譽其於達官顯宦則品饌甚豐若高人勝士不過素湯餅而已一日延黃子久作畫多士畢集復以此供客諸人不能堪譏訕交作叔大報甚揖潘子素求題其畫子素援筆書一絕句云阿翁作畫如說法信手拈來種種佳好水好山塗抹盡阿婆臉上不曾搽子久笑語曰好水好山謂達官顯宦阿婆臉不搽言素面也言未已子素復加一句云諸佛菩薩摩訶薩俱不解其意子

素曰此即僧家懺悔閤堂大笑而散叔大數日不見客

姑蘇志曰黃公望字子久性聰敏博極羣書於技能無不通曉補浙西憲掾以忤權豪棄去黃冠野服往來三吳開三教堂於蘇之文德橋三教中人多執弟子禮善畫山水師董源巨然潘純字子素廬州人游京師文學貴介爭延致之每宴集談笑傾坐

語林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二十八

何良俊 撰

輕詆二十八

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蓋厭絕之也至孟子於管
晏猶或輕之則聖賢亦詆訶人耶嗚呼聖賢之心非不
欲并包兼容然是非之公卒何可掩不有所貶後將安
懲

禰正平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

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禰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當今復誰可者禰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

人問禰正平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當世乎禰荅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

劉荆州

劉表已見

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

正平嗤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使張子布

見乎

管幼安少便恬靜常笑邴根矩華子魚有仕宦意及華為司徒上書讓幼安幼安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

劉巴不與張飛語孔明問之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何至與兵子共語

虞仲翔在東吳曹公欲辟之虞聞之曰盜跖欲以餘財汙良家耶

石勒治門閤至峻有醉胡乘馬徑入府門勒問門吏馮翥向走馬入門為何人翥惶遽忘諱誤對云向有醉

胡乘馬馳來即已訶問胡人難與語非小吏所制勒笑

曰胡正自難可與言

石虎鄴中記曰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匈奴之苗裔也永嘉初豪

傑並起共推為主都於襄國後僭正號

周僕射以雅望有海內重名後頗有酒失為僕射時略無醒日時人謂之三日僕射庾太尉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

阮光祿

阮裕已見

聞何次道拜相歎曰我當何處生活

晉陽秋曰

何充字次道廬江人思韻淹通有文義才情累遷侍中驃騎將軍揚州刺史

褚公與孫興公

褚裒孫綽並已見

同遊曲阿後湖中流風勢猛

迅舫欲傾覆褚公已醉乃曰此舫人皆無可以招天譴者唯孫興公多塵滓正當以厭天欲耳便欲捉擲水中
孫遽無計唯大啼曰季野卿念我

袁真為監軍時范玄平為吏部尚書大坐語袁卿此還
不失為護軍袁曰卿何事人中作市井

符朗初過江

裴景仁秦書曰朗字元達符堅從兄性宏放神氣爽悟堅常曰吾家千里駒也堅為

慕容冲所圍朗降謝玄用為散騎侍郎

王大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汰法師

問朗曰

安法師傳曰竺法汰者體器弘簡道情冥見王到法師友而善馬一說法汰即安公弟子

見王

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

耶蓋以忱醜而才國寶美而狠也

秦書曰朗矜高忤物不容於世衆讒而殺

之

劉邁

劉毅之兄

為殷仲堪參軍桓南郡嘗過仲堪於廳事前

戲馬以稍擬仲堪劉時在坐謂南郡曰馬稍有餘精理

不足

會稽太守孟顛事佛精懇而為謝靈運所輕謝嘗語顛

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卿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

靈運後顛深恨此言

南史曰孟顛字彥重平昌安邱人衛將軍昶弟也昶顛並美風姿時

人謂之雙珠昶貴盛顛不就辟昶死後歷侍中卒於會稽太守

顏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休上人制作委巷間歌

謠耳方當誤後生

王僧達

已見

性好鷹犬何尚之致仕復起嘗於宅設八關

齋大集朝士行香次至僧達曰願即解於鷹犬勿復遊
獵僧達荅曰家養一老狗放之去已復還尚之失色

謝宣映

南史曰謝綯字宣映謝景重之子

曾於公坐戲調其舅袁湛湛

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

無渭陽情也

宋書曰景重是王胡之外甥與舅亦不協

丘車騎嗜酒弛縱不治形儀好臧否人物嘗在沈淵坐

見王文憲詩沈曰王令文章大進丘曰何如我未進

丘靈

鞠王儉
並已見

王瞻好裁貶人物小時與齊豫章王嶷為友嘗候嶷高
論武帝時在大牀寢瞻謂嶷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
興嶷言次忽問王景文卿兄指賢愚何如殷道矜瞻曰
卿遂復言他人兄耶武帝笑語嶷曰多王嶷小名汝兄愚

那得忽來王參軍此句瞻曰直恐如卿來談

南史曰王瞻字明遠

玄謨子負氣傲俗好裁貶人物齊建元初為永嘉太守詣闕跪拜不如儀召入東宮付廷尉殺之

江左甲族向來多不居憲臺王氏以分支居烏衣者官
位微減王僧虔初除御史中丞謂人曰此是烏衣諸郎

坐處我亦可試為耳

張悅泰為直閣校尉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每下直輒著鹿皮冠衲衣錫杖執素琴有以啓武帝者帝曰將

家兒何作此舉止

南史曰張悅泰字義亨竟陵人衛將軍興世子也不以武業自居好隸書

讀子史年十餘詣褚彥回彥回問張郎弓馬多少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彥回異之

王元長初為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過沈昭略元長與沈先未相識沈屢顧盼請主人曰是何年少元長殊不意因語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云誰不知

沈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元長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
君生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

張敬兒拜車騎將軍開府王敬則戲之呼為褚彥回

時咸

推褚彥回風度詳雅敬則以敬兒武臣麓率故以彥回為戲也敬兒曰我馬上得之終

不得作華林閣勳

南史曰敬則在宋與壽寂之殺後廢帝於華林園

卞田居

卞彬已見

為平越長史嘗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狠豬

性卑而率鷲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賦
蝦蟆云紆青拖紫名為蛤魚世以比令僕也又云科斗

唯唯羣浮閣水維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文章傳於閭巷

劉中郎性韻剛踈輕言肆行一日遇褚司徒淵入朝以

腰扇障日中郎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

何益褚曰寒士不遜中郎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

南史曰劉祥字顯徵穆之之曾孫少好文學性韻剛踈建元中為正員郎後為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

王真初拜僕射劉顯徵祥與真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

路人驅驢劉曰驢汝好為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矣南史

曰祥著連珠十五首以寄懷其譏議者云希世之寶違時必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玉黜於楚岫章甫

窮於越人

王茂遠子琮為國子生尚始興王女繁昌主琮少不惠為學生所嗤遂離昏茂遠謝始興始興曰此自主意身極不願如此茂遠曰下官曾祖是謝仁祖外孫亦不藉殿下姻媾為門戶

沈休文常侍梁武帝宴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竒之問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沈少帝三事約出語人曰此

公護前不讓即羞死

徐常侍

徐陵已見

聘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

以示徐令傳之江左徐速濟江而沉之從者以問徐曰

吾為魏公藏拙

庾信至北唯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何如信曰唯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餘若驢鳴犬吠耳

何敬容為尚書令淺於學術不善作草隸署名敬字大作苟小為文容字大為父小為口陸倕見而戲之曰公

家苟既竒大父亦不小敬容不能荅

江從簡是江光祿子

江革已見

小時有文情年十七作採荷

調以刺何敬容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

鏡荷暗本無光敬容不覺唯歎其工

南史曰江革少子從簡少有文才作

採荷調以刺何敬容為當時所賞官至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為任約所害

蕭韶是梁宗室

南史曰蕭韶字德茂梁長沙宣武王之孫太清中為舍人城陷西奔江陵湘東

王用為郢州刺史

初為幼童庾開府

信

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

所資皆開府所給遇有客韶為開府傳酒後為郢州開

府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開府甚薄坐清油幕下引
開府入宴坐開府別榻有自矜色開府稍不堪因酒酣
乃徑上韶牀踐蹋着饌直視韶面語曰官今日形容大
異近日時賓客滿坐韶大慙恥

胡倫許

胡叟已見

嘗於高允坐見中書侍郎李璨璨被服華

靡倫許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倫許謂之曰老子今若相
許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計也李惕然失色

楊遵彥

惜典選

二十餘年獎拔人倫以為已任然取士

多以言貌時人為之語曰楊公用人如貧士市瓜取其
大者

魏佛助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
常云文士會須作賦始成大才今人唯以章表碑誌自
許此外更同兒戲

劉晝作六合賦自謂絕倫以呈魏收收曰賦名六合已
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大忿以示
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斌媚

後魏書曰

劉晝本大儒舉秀才入京考策不第方復緝綴詞藻言甚俚拙作賦一首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

崔信明嘗自矜其文謂過李百藥鄭世翼遇之江中謂信明曰嘗聞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篇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還

去

唐詩紀事曰鄭世翼滎陽人武德時為揚州錄事參軍以言忤物貞觀中坐怨謗流死雋州

唐太宗行幸翠微宮以司農卿李緯為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問房玄齡聞緯拜尚書謂何荅曰惟稱李緯好髭鬚帝聞遽改授洛州刺史

高宗朝姜恪為左相閻立本為右相時姜以邊將立功立本最善圖畫時人為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武后時有御史臺令史將入臺門值裏行御史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許之此人即語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羞而止

大唐傳載曰武后初稱周恐下心不安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

員外多置裏行拾遺補闕
御史時有車載斗量之詠

楊再思呼朝士為麒麟植或問之曰今假拚麒麟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無德而未紫何以異是

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未嘗入城仁傑伏臘修禮甚謹嘗雪後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弧矢攜雉兔歸羞味進於堂上顧揖仁傑意甚輕傲仁傑因啓曰某幸為相表弟有所欲願悉力從其請姨曰吾止

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慙而去

趙仁獎住王戎墓側善歌黃麀景龍中負薪詣闕云助
國調鼎即除臺官中書令姚崇曰此是黃麀耶改授當
州一尉宋務光嘲之曰趙仁獎出王戎墓下入朱博臺
中舍彼負薪登茲列柏行人不避驄馬坐客惟聽黃麀
忽一夫負兩束薪曰此合拜殿中人問其由曰趙以一
束拜監察此兩束合授殿中

盧藏用初隱終南少室二山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

隱士晚年乃徇權利司馬承禎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
此中大有佳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

盧藏

用已見

陸餘慶為洛州長史其子嘲之曰陸餘慶筆頭無力嘴
頭硬一衙受詞訟十日判不竟置案褥下餘慶得讀之
曰必是那狗遂鞭之

李林甫每與同僚議及公直之事則如癡醉之人未嘗
問荅或語及阿徇之事則響應如流張曲江嘗謂賓客

曰李林甫議事如醉者腦語

王縉作相日好與人撰碑誌有送潤毫者誤叩右丞門
右丞曰大作家在那邊

玄宗欲相蘇頲夜召蕭嵩草制其詞曰國之瓌寶帝曰
朕不欲斥其父名卿當為刊削沉思久之曰國之珍寶

嵩出帝曰虛有其表嵩頤大多髭故云

唐詩紀事曰嵩開元初權中書

舍人王丘齊濟以嵩少學術不
以行輩許之獨姚崇稱其遠到

嚴武以世舊待杜甫甚善甫性偏躁傲誕嘗醉登武牀

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

朱泚僭逆姚令言與源休同知政事羣兇宴樂既醉令言與休論功令言自比蕭何休曰帷幄之謀成秦之業無出予右吾比蕭何子為曹參可矣時朝士在賊庭者聞之皆笑謂休為火迫鄼侯

長慶中一朝士退朝詣其友人見衲衣道人在坐不憚而去他日謂友人曰公何故好毳褐之夫吾不知其賢愚且覺其臭友人應曰毳褐之臭豈勝銅乳銅乳之臭

並肩而立接跡而趨公處其間曾不嫌恥反譏余與山野有道之士遊南朝高人以蛙鳴及蒿萊勝鼓吹以吾視毳褐愈於今之朱紫遠矣

韓愈嘗語李程曰某與崔丞相

羣

同年往還直是聰明

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韓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共說著文章

韓昌黎初貶之制是席舍人草詞中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既物故友人曰席無令子弟豈病陰毒傷寒而

與不潔喫耶韓曰席十八喫不潔太遲人問之曰出語不是

李泌謂盧杞姦邪德宗稱其小心泌對曰小心乃姦臣之態

李紆侍郎好諧戲又服用華鮮嘗朝迴與同列入坊門有負販者呵不避李罵云頭錢價奴兵輒衝官長負者顧而言曰八錢價措大漫作威風紆樂採異語使僕者誘之至家為設酒饌問八錢之義負者荅曰只是衣短

七耳同列以為破的

唐詩紀事曰李紆字仲舒大厯初李季卿薦為左補闕德宗時終吏

部侍

郎

關播盛稱李元平用為汝州別駕李希烈作逆使李克誠禽之又募亡命為內應縛致元平入見希烈遺下汗地希烈以其眇小無髯戲克誠曰使爾取元平何得將

元平兒來因嫚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耶

劉昫

唐書曰關播字務元衛州汲人盧杞以其柔緩易制驟稱薦之用為吏部侍郎播乏知人之鑒好大言虛誕者李元平本宗室子敢大言好論兵播奇之累奏以為可任將相

武儒衡在中書時元稹因緣宦官得知制誥儒衡鄙厭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扇曰適從何處來遽集於

此一坐皆失色

劉昫唐書曰武儒衡宰相元衡從父弟才度俊偉氣岸高雅論事有風彩羣邪

惡之尤為宰相令狐楚所忌

薛昭緯嘗任祠部員外

撫言曰薛保遜大中朝侵侮諸叔父自起居舍人貶洗馬而卒

其子昭緯有父風任祠部員外貶澄州司馬時李系任中書舍人顏蕘當制曰陵轢諸父代嗣其凶

少儀王堯任小賓正旦立仗班退昭緯吟曰左金烏而

右玉兔天子旌旂蕘遽請下句昭緯應聲曰上李系而

下王莛小人行綴

唐書曰王莛祖起父翹並知名莛苦學善屬文拜侍御史從僖宗幸山南

卒

鄭光業兄弟每柄文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獻詞句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用資諧戲每有宴集即命二僕舁苦海於前共閱一編靡不極歡而罷

韓昭仕蜀麓有文章李台報曰韓八座事藝如拆襪線無一條長

玄武湖是金陵勝處一日諸閣老待漏朝堂語及林泉

之事馮謚因舉玄宗賜賀監鏡湖信為盛事又言余非
敢望此但賜後湖亦足暢平生也徐鉉徐語曰主上尊
賢待士常若不及豈惜一後湖所乏者知章爾馮大有
慙色

韓熙載性好謔浪有投贄太荒惡者熙載使妓炷艾熏
之俟來即歸之出乃嗅之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聞者
大笑

郭昱狹中詭僻登顯德中進士恥赴常選獻書於宰相

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

宋太祖嘗與趙普議事不合上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上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許懷德為殿帥嘗有一舉人因懷德乳姥求為門客懷德許之舉子曳欄拜於庭下懷德據坐受之或以懷德

武人不知事例密謂之曰舉人無設塔之禮可少降接
懷德應曰我得打乳姥關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梅侍讀與孫何盛度丁謂四人

並已見

俱為侍從時梅好

潔衣服裏以龍麝其香數步襲人孫性落魄衣服垢汗
盛體充壯居馬上前如俯後如仰丁吳人面如刻削時
人為之語曰梅香孫臭盛肥丁瘦

夏竦嘗統師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趙元昊頭者賞錢
五百萬貫爵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賣箔陝西荻箔甚

高倚之食肆外佯為食訖遺去至晚食肆竊喜以為有
所獲徐展之乃元昊購竦之榜懸箔之端云有得夏竦
頭者賞錢兩貫文竦聞之急令藏拵而已誼播遠近竦
大慙阻

劉貢父作給事中時鄭穆學士表請致仕狀過門下省
劉謂同舍曰宏中請致仕為年若干荅者曰鄭年七十
三劉遽曰慎不可遂其請問其故劉曰且留取伴八十
四底時潞公年八十四再起平章事或云潞公聞之甚

不懌宏中穆字也

劉貢父言每見介甫道字說便待打譚

蘇子瞻云予一日醉卧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云廣利王請端明予披褐黃冠而去亦不知身入水中但聞風雷聲有頃豁然明目疑入水晶宮其下驪目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不可仰視間以珊瑚琥珀廣利佩劍冠服而出從二青衣予曰海上逐客重煩邀命有頃東華真人南溟夫人亦至出鮫綃丈餘命予賦詩予寫竟

進廣利諸仙迎看稱妙獨廣利旁一冠簪者謂之鼈相
公進言蘇軾不謹祝融字犯王諱王大怒斥出予退而
歎曰某到處被鼈相公廝壞

東坡一日會客坐客舉令欲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人
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
河既濟未濟一人云劉寬婢羹汙朝衣家人小過東坡
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蓋指荆公父
子也

荆公素輕沈文通以為寡學贈之詩曰脩然一榻枕書
卧直到日斜騎馬歸及作文通墓志遂云公雖不常讀
書或曰渠乃狀元此語得無太過公乃改讀書作視書

東都事畧曰沈邁字文通錢塘人舉進士第一為人明敏通達世務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

王荆公嘗見鄭毅夫夢仙詩云授我碧簡書竒篆蟠
砂讀之不可識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不識字不勘
自承毅夫曰不然吾用太白詩語也公又笑曰自首減

等東都事畧曰鄭獬字毅夫安州安陸人為人俊邁不羣舉進士第一累官知制誥王安石參知政事不悅

獬除翰林侍讀
學士知杭州

杜少陵宿龍門詩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闕為閱黃
山谷對衆極言其是劉貢父聞之曰直是怕他

王荆公與滕甫不善又素輕鄭毅夫因目為滕屠鄭沽
司馬溫公之亡當明堂大亨朝廷以致齋不及奠肆赦
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程正叔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
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正叔
又諭司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頤可謂燠糟鄙俚

叔孫通

司馬文正公薨時程正叔以臆說斂之正如封角狀東

坡嫉其怪妄因怒詆曰此豈信物一角附上閻羅大王

者耶沈明遠寓簡曰程氏之學自有佳處至推魯不學之人竄迹其中狀類有德者其實土木偶也而盜

一時之名東坡譏罵畧無假借人或過之不知東坡之意懼其為楊墨將率天下之人流為矯虔庸情之習也

闕之恨不力耳豈過也哉

章子厚章惇與蘇子瞻小時相善一日章坦腹而卧適

子瞻自外來章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

子瞻曰都是謀反的家事

蘇子瞻云惠州市肆寥落然日殺一羊不敢與在官者
爭買時囑屠者買其脊骨骨間亦有微肉熟煮熱漉隨
意用酒薄點鹽炙微焦食之終日摘剔得微肉於牙齦
間如食螻螯率三五日一食甚覺有補子由三年堂庖
所食芻豢減齒而不得骨豈復知此味乎此雖戲語極
可施用用此法則衆狗不悅耳

張文潛未嘗問張安道云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

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
是二三分不合人意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
不解事矣

曾鞏知襄州日朝廷遣使按水利令從官各辟三兩選
人充勾當公事鞏一日宴諸使者坐客云昨夕九星墜
於西南有聲甚厲又有小星隨之鞏曰小星必是天狗
下勾當公事也

劉元城言哲宗皇帝嘗因春日經筵講罷移坐小軒中

賜茶自起折一柳枝程頤為說書遽起諫曰方春萬物
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擲棄之溫公聞之
不樂謂門人曰遂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正為此輩

章子厚為侍從時遇其生朝會客門人林特以詩為壽
子厚出詩示客指其頌德處歎以為工門人頗不平忽
曰昔人有令畫工傳神以其不似命別為之既又以為
不似凡三四易畫工怒曰若畫得似處是甚模樣滿坐

闕然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
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許是曾公所引心自不安往曾
許謝過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
京為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
於旁近延居之遇中秋啓燕晏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
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
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昨日餘醒
尚在左右觀者亦駭蓋此事由來遠矣何足校耶許慚

然而去

王元澤有心疾與妻未嘗接荆公憐而嫁之同時有工部員外郎侯叔獻再娶而悍後叔獻卒朝廷慮其虐前妻之子有旨出之不得為侯氏妻京師為之語曰王太

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

王雱已見東軒筆錄曰侯叔獻為汜縣令有

善政初為尉嘗捕盜有功府尹李絢謂曰子之才能吾深知之可一見推官判官當同狀薦子也叔獻曰本以公事至府事畢歸邑若投謁以求薦非我志也遂不見而去

蔡卞妻七夫人是荆公女頗知書能詩詞蔡每有國事

先謀之牀第然後宣於廟堂時執政相語曰吾輩每日
奉行者皆其咳唾之餘也蔡拜右相家宴張樂伶人揚
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帶中外傳以為笑

蔡攸嘗飲禁中徽宗頻以巨觥勸之攸懇辭不任杯酌
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

杭僧溫日觀善畫葡萄性嗜酒唯楊總統飲以酒則不

一沾唇見輒罵曰掘墳賊掘墳賊

夏文彥圖繪寶鑑曰
僧子溫字仲言號日

觀作水墨葡萄自成一家
法人莫能測又號知歸子



語林卷二十八